

乱世响马

46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马 响 世 乱

宋歌 余娴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王 爽 李金深
封面设计：李 欣

乱 世 响 马

宋歌 余朔 著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佳木斯书刊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7 14/16

字数：160,000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15,360

ISBN 7-207-01868-1/I·357 定价：3.65 元

《乱 世 响 马》

内 容 简 介

老色鬼齐大蛤蟆嘴寻花问柳、偷鸡摸狗，总想找年轻貌美的小妾为他传宗接代。但他的老婆二百斤肉不允，他只得咬紧牙关望“洋”兴叹。忽一日，他见本村少女秦玉霞出落得如花似玉美貌非常，他再也忍耐不住，一心想把这朵鲜花采到手里。可是二百斤肉的关口难过，于是他心生一计：他有个傻儿子到了结婚年龄，他想以儿子的名义把玉霞娶过来，然后据为己有。

秦玉霞被响马李铁脖子救出，并送她到一玄道长那里去学习武艺。但龙王口胡匪首领四海，也是一个好色之徒，对玉霞垂涎三尺。

横行在鹿马山的山大王占江龙，得知秦玉霞貌比群芳，一心想把她抢到山寨做压寨夫人。于是几股势力展开了激烈而复杂的斗争。

全书情节曲折生动，既有格斗厮杀，又有缠绵排侧的爱情描写，读之引人入胜。

目 录

- 第一回 老色鬼托媒觅小妾
秦玉霞渡口遇灾星..... 1
- 第二回 王大脚说媒秦家院
父女俩亡命走他乡..... 14
- 第三回 风凄凄弱女入虎口
夜沉沉好汉闯狼窝..... 26
- 第四回 赵德昌渡口遭暗算
秦玉霞虎穴思亲人..... 44
- 第五回 虬髯客深夜访渡口
哭丧人正午劫玉霞..... 57
- 第六回 奉主命深山送书信
得重金大宴议事厅..... 69
- 第七回 悲往事道长怜孤女
传剑术惺惺惜惺惺..... 81
- 第八回 避恶徒身匿藏经阁
别一玄泪洒紫云观..... 92
- 第九回 刀出鞘月黑杀人夜
仇满怀风高放火天..... 104
- 第十回 施毒计出卖秦家女
设机关窖陷王炮头..... 116
- 第十一回 龙王庙外黑枪走火
榆树墩旁刀下留人..... 132

第十二回	姨太有意林中学射 财主无心草垛捉奸.....	143
第十三回	借剑杀人四海定计 网开一面炮头报恩.....	154
第十四回	王瞎打二进龙王庙 张长生血溅榆树墩.....	168
第十五回	顽童欺父鸡鸣狗盗 无赖负主鸠占鹊巢.....	179
第十六回	龙王庙刘二混失踪 鹿马山郭管家丧命.....	193
第十七回	心藏杀机齐宅密谋 自食其果刘二殒命.....	202
第十八回	假称病飞鸿邀侠女 喜相逢古寺会雷炎.....	211
第十九回	秦玉霞剑劈张斜眼 李雷炎计释占江龙.....	225
第二十回	禳旱灾柳林捉妖怪 定巧计齐宅擒双凶.....	237

老色鬼托媒觅小妾

第一回 秦玉霞渡口遇灾星

正是初秋季节，通肯河两岸的田野上，金风送爽，五谷飘香。一片一片的高粱红成一片一片的云霞，一坡一坡的谷子铺成一坡一坡的黄金。满地的庄稼单等轻霜一点，籽粒饱满，就要动刀了。今年老天爷睁眼，可怜咱穷人，开春小麦一播上，就下了三寸厚的春雪。“小麦盖层被，枕着馒头睡”，果然今年小麦就丰收了。除了交上出荷粮和地租之外，家家都剩个斗儿八升的，过年过节，吃几顿饺子是不会有什麼大问题的。到了老秋，大田一丰收，这九河下梢的庄稼人，来年的口粮就不用愁了。有道是，九河下梢，不是旱就是涝，若是三年不涝，叭儿狗也能娶上媳妇。这显然是庄稼人自我宽解的话，但也说明，在这九河下梢，盼个好年景，是多么不容易。

黄亮屯的庄稼人，望着满地的好庄稼，好像喝了蜜，人人都从嗓子眼儿甜到心口窝。有那性急的，早就把镰刀从墙旮旯找出来，就着摇摇晃晃的麻油灯，“沙啦沙啦”地磨了起来。

那天一早，一群排成“人”字形的大雁，第一次从黄亮屯的上空飞过，“嘎嘎”叫着，在万里无云的蓝天里，悠悠地向南方飞去。

有那么几个淘气的孩子，光着脚丫从篱笆小院中跑出来，手里拿着金灿灿、暄腾腾的苞米面大饼子，一边吃着，一边仰脸望着越飞越远的大雁，欢乐地喊叫着：

雁儿，雁儿，
你扯轱辘，
我扯线儿，
里拐，外拐，
八仙过海。

正在这时候，从村东头齐家大院，“噹”地一声，传来了铜锣的响声。这锣声在寂静的河湾里，一下子传出去好远。

紧接着就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喊声：“全村老少，个个听真，村长公子，明日结婚。大摆酒宴，招待乡亲。一家一个，敬请光临。……”

听这声音，就好像一只河套的鸭子在“呱呱”地叫。不用打听不用问，黄亮屯的大人小孩一听就知道，管保是齐大蛤蟆嘴的帐房先生郭公鸭。因为他说话公鸭嗓，一开口就像“呱呱”叫着的公鸭，所以黄亮屯的人们都忘了他的官讳，只管他叫郭公鸭。

喊声刚落，又传来了“噹噹”的锣声。

庄稼人都从自家的小院中走出来，三五成群，走到当街，交头接耳，纷纷议论。

有的说：“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大摆酒宴，招待乡亲。

屁！他是一只铁公鸡，一毛不拔的家伙，还能豁出酒席招待咱们穷哥们儿！”

有的说：“这是明明告诉咱们，要咱们去随礼上供。咱们穷得叮当山响，背着一屁股两肋巴的饥荒，只好砸骨头熬油卖钱了……”

“他的那个傻小子，一抽羊角风，就抽得四马蹕蹄，还能娶媳妇？”

“说不上谁家的姑娘又要倒霉了，嫁到这样人家，就等于跳到火坑里！”

“听说是西头秦老大的姑娘。那可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可惜了啦！”

又是一阵锣声“噙噙”，郭公鸭又从屯西头转回来了。庄稼哥们儿看见他回来了，就像躲瘟灾一样，说声“散”，“哗”地一声就散了。

人们躲进屋里，都为秦老大的姑娘秦玉霞忿忿不平，一想到那么一个水葱一般的姑娘，要嫁给一个痴呆病汉，谁的心里能好受？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刀把在他齐大蛤蟆嘴的手里攥着，他愿意干啥就干啥，连老天爷都管不了他，我们这些穷人又能把他怎么样呢？庄稼院的弟兄们都盼他得病早死，长疔长疮，可是他偏偏活得比别人顺溜，除了有一个呆傻的儿子以外，真可谓万事如意。

齐大蛤蟆嘴是通肯河两岸九村四十八屯屈指可数的人物，他站在黄亮屯的村头一跺脚，全村乱颤。他财大气粗，心狠手辣，是个吃红肉，拉黑屎，转眼无恩的家伙。他家宅地大，从黄亮屯往北走，一直走出三十里，不走别人家的地，

通肯河两岸的庄稼人差不多都是他家的佃户。他家的粮食新的接陈的，陈的接新的，十间下屋板仓一个挨着一个，粮食装得满满的，个个顶着房檐。吃不完的粮食养肥了耗子，那老鼠王就像蹲在齐大蛤蟆嘴家炕头上的老猫那么大，白天就成群结队地在粮仓外走来走去，吱吱乱叫，游玩戏耍，不避生人。那槽头拴着高头大马，走骡叫驴，每日里马嘶驴吼，不绝于耳。齐大蛤蟆嘴望着这砖墙院套里边的一切，想着墙外的田连阡陌，不由得陶然自乐。

可是，他也有苦恼的时候。

现在，他已年过半百，身边就有那么一个呆傻的儿子。将来偌大家业，谁来继承？每当想到这里，他不禁悲从中来，慨叹几声，落下两行悲凉的老泪。他本想再娶一房，添个一男半女，将来也好接续香烟。可怎奈妻子二百斤肉说什么也不答应，还连连称他为“老色鬼”。

那一天，刚刚吃完晚饭，齐大蛤蟆嘴打着饱嗝，从扫炕笤帚上掐下一根席篾儿，剔着他的大板牙，望着横粗矮胖的二百斤肉说：“栓子他妈，咱俩在一起过了大半辈子了，我的脾气秉性你也都摸得挺清楚。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也是扔了五十往六十上奔的人了。祖上给咱们挣下了这份家业，我齐某人守住了。我不敢打肿脸充胖子，说我如何如何光宗耀祖，但我没有辱没祖宗。可是细想起来，我也有愧对祖宗的地方……”

听话听音，二百斤肉从丈夫这段酸溜溜的话中，听出点什么来了。她把厚嘴唇一撇，用手指点着丈夫的脑门：“有话就直说，干嘛那么拐弯磨角的？你一撅屁股拉几个粪蛋我

还不知道哇！是不是又想买个小妈在屋里养着？”

“看你说得多难听！”齐大蛤蟆嘴把插在牙缝中的席篾儿拽出来，好像动气了，“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想别的？我是想这个家……”

“家，家，难道只有你想，我就不想？家里的事好办，我在心里早就打好谱了！”二百斤肉说。

齐大蛤蟆嘴问：“你打的什么谱？今天你当我亮一亮……”

二百斤肉故意卖个关子，“亮出来，怕把你 喜欢坏了，乐断腰弦子，美出鼻涕泡来……”

“快说正经的吧！哪来的这么多闲话……”齐大蛤蟆嘴追问着，同时心里想：莫非她同意我再娶一房？

二百斤肉故意打岔：“正井？正井在驴 轡 把底下呢！在这儿找不着！”

齐大蛤蟆嘴把剔牙的席篾儿扔到地下，一拂袖子，想走。

二百斤肉却伸出胳膊，把他拦住了，“我说 掌柜的，你老实地给我坐在这儿，听我慢慢地跟你说。”

二百斤肉从窗台上拿起一根二尺多长的大烟袋，把炕梢的烟筐箩钩到自己的跟前，慢慢地装上烟，又划根火柴点着，慢条斯理地说：“什么种子出什么苗，什么 葫芦开什么瓢。你的种不好，土地再好也长不出好庄稼！咱家那个傻货，还不是因为你的种瘪瘪瞎瞎的，长出的苗就蔫 蔫 巴巴的。你那种就是种在别的女人身上，也长不出好苗来。根不深，苗不正，结个葫芦歪歪腚！要我看，你就别想美事了！咱们过继一个算了……”

齐大蛤蟆嘴吃了一惊：“过继一个？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咱这家业，怎么能交给外姓旁人？”

二百斤肉“噗哧”一声，往地下吐了一口唾沫，把白眼珠一翻，说：“我给你挑的这个人，要是来到咱家，算是你祖上有德！怕只怕，你去了八抬大轿，还抬不来呢！”

齐大蛤蟆嘴不以为然地一笑：“世上还有这样的人？他嫌这地多了扎手哇？”

二百斤肉把话接过来：“掌柜的，你别当着老娘的面夸富！我要是说出这个人来，保证你得吓一大跳！”

“谁？莫非他是皇上的二大爷？”

“皇上的二大爷他往那儿摆！我说的这个人哪，是咱栓子他大舅的二小子，现正在新京念书呢！”

“念书人会来到咱这九河下梢摆弄土坷垃，插马屁股？”

“这小子去年放暑假来咱家串门时，跟我说了，他愿意当一名新式地主……”

“他愿意，我不愿意！这房屋，这土地，这骡马，它得姓齐！”

齐大蛤蟆嘴说完，一甩袖子，走了。把二百斤肉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顾用烟袋锅“嘣嘣”地磕炕沿。

齐大蛤蟆嘴自有他的打算，把二百斤肉的话当成了耳旁风。

他是怎么打算的呢？

他想给痴呆的儿子娶个媳妇。一、这是名正言顺的，哪个男子大了，不娶妻生子呢？二、那傻儿子已经傻实心了，除了吃饱了不饿而外，什么也不知道，那枕席上的事，就更不用提了。娶过来的媳妇，同睡在一个房顶下，早晚不得是

我的？只要那呆傻的栓子不死，我就可以借模子托坯。至于那孩子是孙子是儿子，都是小事一宗。

他要给栓子说媳妇了。

插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那些保媒拉纤的，一听说齐大蛤蟆嘴的公子要说媳妇，就像牛屁股上的苍蝇，“嗡”地一声，一眨眼就聚起了一大群。今天张媒婆说河西有个好姑娘，明天王大脚说伦河镇有个小寡妇，几天工夫，提的头儿就能装两大铁车。

每提一个头儿，都是当爹的亲自出马，去跟人家那些黄花姑娘对相对看。齐大蛤蟆嘴穿起长衫，戴上礼帽，把个又扁又平的嘴巴子刮得黢青黢青的，仿佛自己就是那相媳妇的年轻人。那些日子，可真把他忙得不亦乐乎。到伦河镇相门户，他骑着高头大马，马跑銮铃，哗哗直响，可真是八面威风，威风八面啊！到河西相门户，坐着丝挂小船，双桨破浪，船飞如箭，一眨眼，就横过了通肯河。朝披早霞，晚戴夕辉，齐大蛤蟆嘴为儿子相门户，可真像赛场上的老马，跑熟蹄儿了。

但是，效果并不见佳。人家看是当爹的来替儿子相亲，这里必有缘故，觉着蹊跷，没等相上，就打了退堂鼓，所以原来说妥妥相要看的，脱了钩的十家也有九家。

齐大蛤蟆嘴火盆儿一样的心，一下子凉得像冰块。他把怒气发到媒人身上，“媒人是小鬼儿，两头抹油嘴儿。他妈的，看老子给你们抹一嘴狗屎……”

那一天，也是该着有事。

屯中有名的老实头秦老大，忽然心血来潮，要带上女儿

秦玉霞到河西金山口的亲戚家去串门。

那正是秋头夏尾，庄稼都侍弄完了，离开镰还有几天，正好在这个时候，走走亲戚，串串门。

秦老大妻子早逝，膝下无儿，只有一女。这秦玉霞一离开襁子包，就在爹爹的身边，爹爹就像老抱子带小鸡崽那样，把她带大。春天种地，把她背在背后，春风为梳，热汗描眉，在百鸟声中，她笑着笑着就睡着了，睡着睡着就笑醒了。夏天，爹爹拔苗薅草的时候，就把她放在地头，青蜂彩蝶，小花小草，陶冶了女儿家的性情。秋成八月，爹爹到田里劳动，自然也要把这个宝贝姑娘带上，大豆摇铃，高粱绣野，使小姑娘感到大自然的慷慨。打完了场，随着第一片雪花飘下来，庄稼院就进入了猫冬季节，小玉霞跟着爹爹围着一个小火盆，在闪烁的麻油灯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夜。一年四季，周而复始，雁来雁去，草青草黄，在不觉间，也说不上怎么回事，小玉霞就长成大姑娘了。有时当爹的不错眼珠地盯视一阵自己的女儿，在心里竟产生了怀疑：站在眼前的，是那个好哭鼻子的小人吗？那对黑欧欧的眼睛好像一对带着露水的黑葡萄，总是喜盈盈的，对你看上一眼，你就知道她在说什么，那真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爹爹在那凄风苦雨里拉扯着她，一眨眼就是一十八载，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里，爹爹希望她长大。可如今，孩子长大了，他又好像失落了什么，又希望她不要长大。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但姑娘毕竟是长大了。爹爹多想早一些给她寻下一个好婆家，花轿一走，当爹的也就净心了，就可以到她妈那荒草萋萋的坟头，烧几张黄纸，洒几行老泪，告诉她：我

把孩子带大了，你可以在阴曹地府瞑目了！

就是为了这个，秦老大才领上自己的女儿，一早就在刘聋子船口过了河，直到太阳偏西的时候才回到渡口等船。

夕阳西下，河水流金。一群归鸦好似一股黑色的浪潮，在明净的蓝天上拧着漩涡，盘旋着聒噪着，久久不肯离去。

秦老大和女儿站在河岸上，身旁的几丛柳树，叶子黄了，随着一阵凉意扑人的西风，柳叶儿滴溜溜地飘落下来，好像成群结队的小鸟儿。那黄叶落在明净的河水里，引得几条小白鱼倏地蹿出水面，与黄叶嬉戏、追逐。

爷儿俩望着悠悠逝去的河水，看得出了神。

一会儿，摆船的刘聋子大伯大概发现了河西岸有人等船，就打了一个长长的唿哨。那意思是告诉对方：不要着急，我来了！

果然过了不大一会儿，就见一只小船从对岸密密的柳丛中，像一条大鱼，摇头摆尾，蹿跳着，向河西岸游过来了。刘聋子大伯仍然像夏天一样，光着膀子，站在船头，手握长篙，左点一下，右点一下，那小船就离开了水皮儿，一蹿一蹿地过来了。

船到中流，刘聋子大伯停了篙，一任水流托着小船，切过河面，他好像不管了。

“看我这眼神儿，离一箭之地，我就认不出大兄弟你来了！”刘聋子大伯因为耳聋，什么时候说话都是高声大嗓的，唯恐别人听不见，“你们爷儿俩，这是上哪儿去了？”

他说着话，只见把长篙在船头前边一点，小船就忽然把船身横过来。然后，他又把长篙在船侧一拨，那船“哧溜”一

声，一下子就靠到了岸边上。

刘聋子大伯把船篙插在河水里，光着大脚跳到河岸上，就向秦老大身边凑过来。他望着秦玉霞，眉毛眼睛都笑了：“几天不见，这丫头就变了！告诉大伯，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哇？”

几句话，说得玉霞姑娘直往爹的身后躲，脸红得好像一朵鸡冠花，“看大伯说的啥呀……”

爹听了这话，乐得好像一尊笑菩萨，冲着刘聋子大伯的右耳朵，大声喊着说：“今天就是到金山口相门户的……”

没等爹把话说完，玉霞就把爹的嘴给捂住了。

爹只好不说话，就跟刘聋子大伯一起蹲在柳条茅子旁边，你一袋我一袋地抽起烟来。

那群盘旋在头顶的乌鸦还没散去，而且越聚越多，那聒噪声也越来越大。

刘聋子大伯伸出一只光脚板，那脚后跟磨出了一层厚茧，好像镶上了一层厚铁。他在脚后跟上“咔咔”地磕着烟袋锅，抬起头来，望着那群把天空都遮暗了的乌鸦，好像一个预言家似的，自言自语地说：“说不定要发生什么事儿，老鸹来给报信来了……”

说完话，他那红铜一般的身子抖了抖，就招呼秦老大父女俩上船。

他们刚刚跨上船头，还没等刘聋子大伯把船篙从河中拔出来，就听河西不远处有人高喊：“等一等，别开船！等一等，别开船！齐村长来了！齐村长来了！”

秦老大知道齐大蛤蟆嘴财大气粗，又兼着村长，是个鸡头

鱼刺难摘弄的家伙，你若是惹了他，那就等于太岁头上动土，干找倒霉。所以就示意刘聋子大伯，先别开船。

一会儿，就见齐大蛤蟆喘气喘吁吁地来到了河岸，那扁平的大脸红中透紫，好像猪肝的颜色，豆大的汗珠子从脸上淌下来，流到脖子上。

郭公鸭紧紧地跟在后边。

齐大蛤蟆嘴站在河岸上擦汗，无意间往船上一瞅，一下子眼睛亮了。他看见船上站着一个亭亭玉立的姑娘，在夕阳下，真是要多好看有多好看。

那女子身量高高的，胸脯凸凸的，腰条细细的，头发黑黑的，辫子长长的，眼睛大大的，嘴唇红红的，不是仙女，胜似仙女。

齐大蛤蟆嘴涎水一流多长，眼睛一眨不眨，身子一动不动，他看得呆了，“这是谁家女子？那《聊斋》里的狐狸精也不过如此吧！”

郭公鸭轻轻地唤了一声：“掌柜的，快上船吧！”

齐大蛤蟆嘴这才从白日梦中醒过来，眼睛直盯盯地望着秦玉霞，迈着方步，向船上走去。

秦玉霞早发现老地主不用好眼睛看着自己，她就把脸转过去，给老地主一个大脊梁骨，同时，好像怀中揣了一个小兔子，不由得“蹦蹦”跳了起来。

齐大蛤蟆嘴在郭公鸭的搀扶下，上了摇摇晃晃的渡船，一眼认出站在船中间的佃户秦老大，他猜想，那姑娘肯定是他的女儿无疑了。他以前就有过耳闻，说秦老大的姑娘长得如何如何漂亮。那时，他把这话当成了耳旁风，心想：“鸡窝